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  
第十六回 觀音院僧謀寶貝 黑風山怪竊袈裟

卻說他師徒兩個策馬前來，直至山門首觀看，果然是一座寺院。但見那：層層殿閣，疊疊廊房。三山門外，巍巍萬道彩雲遮；五福堂前，豔豔千條紅霧透。兩路松篁，一林檜柏。兩路松篁，無年無紀自清幽；一林檜柏，有色有顏隨傲麗。又見那鐘鼓樓高，浮屠塔峻。安禪僧定性，啼樹鳥音閑。寂寞無塵真寂寞，清虛有道果清虛。

詩曰：

上刹祇園隱翠窩，招提勝景賽娑婆。

果然淨土人間少，天下名山僧占多。

長老下了馬，行者歇了擔，正欲進門，只見那門裡走出一眾僧來。你看他怎生模樣：

頭戴左筓帽，身穿無垢衣。

銅環雙墜耳，絹帶束腰圍。

草履行來穩，木魚手內提。

口中常作念，般若總皈依。

三藏見了，侍立門傍，道個問訊。那和尚連忙答禮，笑道：「失瞻。」問：「是那裡來的？請入方丈獻茶。」三藏道：「我弟子乃東土欽差，上雷音寺拜佛求經。至此處天色將晚，欲借上刹一宵。」那和尚道：「請進裡坐，請進裡坐。」三藏方喚行者牽馬進來。那和尚忽見行者相貌，有些害怕，便問：「那牽馬的是個甚麼東西？」三藏道：「悄悄，悄悄。他的性急，若聽見你說是甚麼東西，他就惱了。他是我的徒弟。」那和尚打了個寒噤，咬著指頭道：「這般一個醜頭怪腦的，好招他做徒弟？」三藏道：「你看不出來哩，醜自醜，甚是有用。」

那和尚只得同三藏與行者進了山門。山門裡，又見那正殿上書四個大字，是「觀音禪院」。三藏又大喜道：「弟子屢感菩薩聖恩，未及叩謝。今遇禪院，就如見菩薩一般，甚好拜謝。」那和尚聞言，即命道人開了殿門，請三藏朝拜。那行者拴了馬，丟了行李，同三藏上殿。三藏展背舒身，鋪胸納地，望金像叩頭。那和尚便去打鼓。行者就去撞鐘。三藏俯伏臺前，傾心禱祝。祝拜已畢，那和尚住了鼓，行者還只管撞鐘不歇，或緊或慢，撞了許久。那道人道：「拜已畢了，還撞鐘怎麼？」行者方丟了鐘杵，笑道：「你那裡曉得！我這是『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』的。」此時卻驚動那寺裡大小僧人、上下房長老，聽得鐘聲亂響，一齊擁出道：「那個野人在這裡亂敲鐘鼓？」行者跳將出來，咄的一聲道：「是你孫外公撞了要子的。」那些和尚一見了，唬得跌跌滾滾，都爬在地下道：「雷公爺爺！」行者道：「雷公是我的重孫兒哩。起來，起來，不要怕，我們是東土大唐來的老爺。」眾僧方才禮拜。見了三藏，都才放心不怕。內有本寺院主請道：「老爺們到後方丈中奉茶。」遂而解韉牽馬，擡了行李，轉過正殿，逕入後房，序了坐次。

那院主獻了茶，又安排齋供。天光尚早，三藏稱謝未畢，只見那後面有兩個小童，攜著一個老僧出來。看他怎生打扮：

頭上戴一頂毘盧方帽，貓睛石的寶頂光輝；身上穿一領錦絨褌衫，翡翠毛的金邊晃亮。一對僧鞋攢八寶，一根拄杖嵌雲星。滿面皺痕，好似驢山老母；一雙昏眼，卻如東海龍君。口不關風因齒落，腰駝背屈為筋攣。

眾僧道：「師祖來了。」三藏躬身施禮迎接道：「老院主，弟子拜揖。」那老僧還了禮，又各敘坐。老僧道：「適間小的們說，東土唐朝來的老爺，我才出來奉見。」三藏道：「輕造寶山，不知好歹，恕罪，恕罪。」老僧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因問：「老爺，東土到此，有多少路程？」三藏道：「出長安邊界，有五千餘里。過兩界山，收了一眾小徒，一路來，行過西番哈必國，經兩個月，又有五六千里，才到了貴處。」老僧道：「也有萬里之遙了。我弟子虛度一生，山門也不曾出去，誠所謂『坐井觀天』，樗朽之輩。」三藏又問：「老院主高壽幾何？」老僧道：「痴長二百七□歲了。」行者聽見道：「這還是我萬代孫兒哩。」三藏瞅了他一眼道：「謹言，莫要不識高低，衝撞人。」那和尚便問：「老爺，你有多少年紀了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敢說。」

那老僧也只當一句瘋話，便不介意，也不再問，只叫獻茶。有一個小童，拿出一個羊脂玉的盤兒，有三個法藍鑲金的茶鍾。又一童，提一把白銅壺兒，斟了三杯香茶。真個是色欺榴蕊豔，味勝桂花香。三藏見了，誇愛不盡道：「好物件，好物件，真是美食美器。」那老僧道：「污眼，污眼。老爺乃天朝上國，廣覽奇珍，似這般器具，何足過獎？老爺自上邦來，可有甚麼寶貝，借與弟子一觀？」三藏道：「可憐，我那東土無甚寶貝；就有時，路程遙遠，也不能帶得。」行者在傍道：「師父，我前日在包袱裡，曾見那領袈裟，不是件寶貝？拿與他看看如何？」眾僧聽說袈裟，一個個冷笑。行者道：「你笑怎的？」院主道：「老爺才說袈裟是件寶貝，言實可笑。若說袈裟，似我等輩者，不止二三□件；若論我師祖，在此處做了二百五六□年和尚，足有七八百件。」叫：「拿出來看看。」那老和尚也是他一時賣弄，便叫道人開庫房，頭陀擡櫃子，就擡出□二櫃，放在天井中，開了鎖。兩邊設下衣架，四圍牽了繩子，將袈裟一件件抖開掛起，請三藏觀看。果然是滿堂綺繡，四壁綾羅。

行者一一觀之，都是些穿花納錦，刺繡銷金之物，笑道：「好，好，好。收起，收起。把我們的也取出來看看。」三藏把行者扯住，悄悄的道：「徒弟，莫要與人鬥富。你我是單身在外，只恐有錯。」行者道：「看看袈裟，有何差錯？」三藏道：「你不曾理會得。古人有云：『珍奇玩好之物，不可使見貪婪奸偽之人。』倘若一經入目，必動其心；既動其心，必生其計。汝是個畏禍的，索之而必應其求，可也；不然，則殞身滅命，皆起於此，事不小矣。」行者道：「放心，放心，都在老孫身上。」你看他不由分說，急急的走了去，把個包袱解開，早有霞光迸迸，尚有兩層油紙裹定。去了紙，取出袈裟，抖開時，紅光滿室，彩氣盈庭。眾僧見了，無一個不心歡口讚，真個好袈裟。上頭有：

百般巧妙明珠墜，萬樣稀奇佛寶攢。

上下龍鬚鋪綵綺，兜羅四面錦沿邊。

體掛魍魎從此滅，身披魍魎入黃泉。

托化天仙親手製，不是真僧不敢穿。

那老和尚見了這般寶貝，果然動了奸心，走上前，對三藏跪下，眼中垂淚道：「我弟子真是沒緣。」三藏攙起道：「老院師有何話說？」他道：「老爺這件寶貝方才展開，天色晚了，奈何眼目昏花，不能看得明白，豈不是無緣？」三藏教：「掌上燈來，讓你再看。」那老僧道：「爺爺的寶貝已是光亮，再點了燈，一發晃眼，莫想看得仔細。」行者道：「你要怎的看才好？」老僧道：「老爺若是寬恩放心，教弟子拿到後房，細細的看一夜，明早送還老爺西去，不知尊意何如？」三藏聽說，吃了一驚，埋怨行者道：「都是你，都是你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怕他怎的？等我包起來，教他拿了去看。但有疏虞，盡是老孫管整。」那三藏阻當不住，他把袈裟遞與老僧道：「憑你看去。只是明早照舊還我，不得損污些須。」老僧喜喜歡歡，著幸童將袈裟拿進去。卻吩咐眾僧，將前面禪堂掃淨，取兩張籐床，安設鋪蓋，請二位老爺安歇；一壁廂又教安排明早齋送行。遂而各散，師徒們關了禪堂，睡下不題。

卻說那和尚把袈裟騙到手，拿在後房燈下，對袈裟號咷痛哭。慌得那本寺僧不敢先睡。小童也不知為何，卻去報與眾僧道：「公公哭到二更時候，還不歇聲。」有兩個徒孫是他心愛之人，上前問道：「師公，你哭怎的？」老僧道：「我哭無緣，看不得唐僧寶貝。」小和尚道：「公公年紀高大，發過了。他的袈裟放在你面前，你只消解開看便罷了，何須痛哭？」老僧道：「看的不長久。我今年二百七□歲，空掙了幾百件袈裟。怎麼得有他這一件？怎麼得做個唐僧？」小和尚道：「師公差了。唐僧乃是離鄉背井的一個行腳僧。你這等年高享用，也夠了，倒要像他做行腳僧，何也？」老僧道：「我雖是坐家自在，樂乎晚景，卻不得他這袈裟

穿穿。若教我穿得一日兒，就死也閉眼，也是我來陽世間為僧一場。」眾僧道：「好沒正經。你要穿他的，有何難處？我們明日留他住一日，你就穿他一日；留他住□日，你就穿他□日；便罷了，何苦這般痛哭？」老僧道：「縱然留他住了年載，也只穿得年載，到底也不得氣長。他要去時，只得與他去，怎生留得長遠？」

正說話處，有一個小和尚，名喚廣智，出頭道：「公公要得長遠，也容易。」老僧聞言，就歡喜起來道：「我兒，你有甚麼高見？」廣智道：「那唐僧兩個是走路的人，辛苦之甚，如今已睡著了。我們想幾個有力量的，拿了槍刀，打開禪堂，將他殺了，把屍首埋在後園，只我一家知道，卻又謀了他的白馬、行囊，卻把那袈裟留下，以為傳家之寶，豈非子孫長久之計耶？」老和尚見說，滿心歡喜，卻才揩了眼淚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，此計絕妙。」即便收拾槍刀。

內中又有一個小和尚，名喚廣謀，就是那廣智的師弟，上前來道：「此計不妙。若要殺他，須要看看動靜。那個白臉的似易，那個毛臉的似難，萬一殺他不得，卻不反招己禍？我有一個不動刀槍之法，不知你尊意如何？」老僧道：「我兒，你有何法？」廣謀道：「依小孫之見，如今喚聚東山大小房頭，每人要乾柴一束，捨了那三間禪堂，放起火來，教他欲走無門，連馬一火焚之。就是山前山後人家看見，只說是他自不小心，走了火，將我禪堂都燒了。那兩個和尚，卻不都燒死？又好掩人耳目。袈裟豈不是我們傳家之寶？」那些和尚聞言，無不歡喜，都道：「強，強，強，此計更妙，更妙。」遂教各房頭搬柴來。唉！這一計，正是：

弄得個高壽老僧該命盡，觀音禪院化為塵。

原來他那寺裡有七八個房頭，大小有二百餘眾。當夜一擁搬柴，把個禪堂前前後後，四面圍繞不通，安排放火不題。

卻說三藏師徒安歇已定。那行者卻是個靈猴，雖然睡下，只是存神煉氣，朦朧著醒眼。忽聽得外面不住的人走，查查的柴響風生。他心疑惑道：「此時夜靜，如何有人行得腳步之聲？莫敢是賊盜，謀害我們的？」他就一骨魯跳起，欲要開門出看，又恐驚醒師父。你看他弄個精神，搖身一變，變做一個蜜蜂兒。真個是：

口甜尾毒，腰細身輕。穿花度柳飛如箭，粘絮尋香似落星。小小微軀能負重，鬚鬚薄翅會乘風。卻自椽椽下，鑽出看分明。

只見那眾僧們搬柴運草，已圍住禪堂放火哩。行者暗笑道：「果依我師父之言，他要害我們性命，謀我的袈裟，故起這等毒心。我待要拿棍打他啊，可憐又不禁打，一頓棍都打死了，師父又怪我行兇。罷，罷，罷，與他個順手牽羊，將計就計，教他住不成罷！」

好行者，一筋斗跳上南天門裡。說得個龐、劉、苟、畢躬身，馬、趙、溫、關控背，俱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那鬧天宮的主子又來了。」行者搖著手道：「列位免禮，休驚。我來尋廣目天王的。」說不了，卻遇天王早到，迎著行者道：「久闊，久闊。前聞得觀音菩薩來見玉帝，借了四值功曹、六丁六甲並揭諦等，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去，說你與他做了徒弟，今日怎麼得閑到此？」行者道：「且休敘闊。唐僧路遇歹人，放火燒他，事在萬分緊急，特來尋你借辟火罩兒，救他一救。快些拿來使使，即刻返上。」天王道：「你差了。既是歹人放火，只該借水救他，如何要辟火罩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那裡曉得就裡。借水救之，卻燒不起來，倒相應了他；只是借此罩，護住了唐僧無傷，其餘管他，盡他燒去。快些，快些，此時恐已無及，莫誤了我下邊幹事。」那天王笑道：「這猴子還是這等起不善之心，只顧了自家，就不管別人。」行者道：「快著，快著，莫要調嘴，害了大事。」那天王不敢不借，遂將罩兒遞與行者。

行者拿了，按著雲頭，逕到禪堂房脊上，罩住了唐僧與白馬、行李。他卻去那後面老和尚住的方丈房上頭坐著，保護那袈裟。看那些人放起火來，他轉捻訣念咒，望巽地上吸一口氣吹將去，一陣風起，把那火轉吹得烘烘亂發。好火，好火！但見：

黑煙漠漠，紅燄騰騰。黑煙漠漠，長空不見一天星；紅燄騰騰，大地有光千里赤。起初時，灼灼金蛇；次後來，威威血馬。南方三炁逞英雄，回祿大神施法力。燥乾柴燒烈火性，說甚麼燧人鑽木；熱油門前飄彩燄，賽過了老祖開爐。正是那無情火發，怎禁這有意行兇。不去弭災，反行助虐。風隨火勢，燄飛有千丈餘高；火逞風威，灰迸上九霄雲外。乒乒乓乓，好便似殘年爆竹；潑潑喇喇，卻就如軍中炮聲。燒得那當場佛像莫能逃，東院伽藍無處躲。勝如赤壁夜鏖兵，賽過阿房宮內火。這正是星星之火，能燒萬頃之田。須臾間，風狂火盛，把一座觀音院，處處通紅。你看那眾和尚，搬箱擡籠，搶桌端鍋，滿院裡叫苦連天。孫行者護住了後邊方丈，辟火罩罩住了前面禪堂，其餘前後火光大發，真個是照天紅燄輝煌，透壁金光照耀。

不期火起之時，驚動了一山獸怪。這觀音院正南二里遠近，有座黑風山，山中有一個黑風洞，洞中有一個妖精，正在睡醒翻身。只見那窗間透亮，只道是天明。起來看時，卻是正北下的火光晃亮。妖精大驚道：「呀！這必是觀音院裡失了火。這些和尚好不小心。我看時，與他救一救來。」好妖精，縱起雲頭，即至煙火之下，果然沖天之火，前面殿宇皆空，兩廊煙火方灼。他大拽步，撞將進去，正呼喚叫取水來，只見那後房無火，房脊上有一人放風。他卻情知如此，急入裡面看時，見那方丈中間有些霞光彩氣，臺案上有一個青氈包袱。他解開一看，見是一領錦襪袈裟，乃佛門之異寶。正是財動人心，他也不救火，他也不叫水，拿著那袈裟，趁闖打劫，拽回雲步，轉轉東山而去。

那場火只燒到五更天明，方才滅息。你看那眾僧們赤赤精精，啼啼哭哭，都去那灰內尋銅鐵，撥腐炭，撲金銀。有的在牆壁裡，苦搭窩棚；有的赤壁根頭，支鍋造飯。叫冤叫屈，亂嚷亂鬧不題。

卻說行者取了辟火罩，一筋斗送上南天門，交與廣目天王道：「謝借，謝借。」天王收了道：「大聖至誠了。我正愁你不還我的寶貝，無處尋討，且喜就送來也。」行者道：「老孫可是那當面騙物之人？這叫做『好借好還，再借不難』。」天王道：「許久不面，請到宮少坐一時，何如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孫比在前不同，爛板凳，高談闊論了；如今保唐僧，不得身閑。容敘，容敘。」急辭別壁雲，又見那太陽星上。逕來到禪堂前，搖身一變，變做個蜜蜂兒，飛將進去，現了本像看時，那師父還沉睡哩。

行者叫道：「師父，天亮了，起來罷。」三藏才醒覺，翻身道：「正是。」穿了衣服，開門出來，忽擡頭，只見些倒壁紅牆，不見了樓臺殿宇。大驚道：「呀！怎麼這殿宇俱無，都是紅牆，何也？」行者道：「你還做夢哩，今夜走了火的。」三藏道：「我怎不知？」行者道：「是老孫護了禪堂，見師父濃睡，不曾驚動。」三藏道：「你有本事護了禪堂，如何就不救別房之火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好教師父得知：果然依你昨日之言，他愛上我們的袈裟，算計要燒殺我們。若不是老孫知覺，到如今皆成灰骨矣。」三藏聞言，害怕道：「是他們放的火麼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是他是誰？」三藏道：「莫不是怠慢了你，你幹的這個勾當？」行者道：「老孫是這等德懶之人，幹這等不良之事？實實是他家放的。老孫見他心毒，果是不曾與他救火，只是與他略略助些風的。」三藏道：「天那，天那！火起時，只該助水，怎轉助風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可知古人云：『人沒傷虎心，虎沒傷人意。』他不弄火，我怎肯弄風？」三藏道：「袈裟何在？敢莫是燒壞了也？」行者道：「沒事，沒事，燒不壞，那放袈裟的方丈無火。」三藏恨道：「我不管你，但是有些兒傷損，我只把那話兒念動念動，你就是死了。」行者慌了道：「師父莫念，莫念，管尋還你袈裟就是了。等我去拿來走路。」三藏才牽著馬，行者挑了擔，出了禪堂，逕往後方丈去。

卻說那些和尚正悲切間，忽的看見他師徒牽馬挑擔而來，說得一個個魂飛魄散道：「冤魂索命來了。」行者喝道：「甚麼冤魂索命？快還我袈裟來。」眾僧一齊跪倒，叩頭道：「爺爺呀！冤有冤家，債有債主。要索命不干我們事，都是廣謀與老和尚定計害你的，莫問我們討命。」行者咄的一聲道：「我把你這些該死的畜生，那個問你討甚麼命。只拿袈裟來還我走路！」其間有兩個膽量大的和尚道：「老爺，你們在禪堂裡已燒死了，如今又來討袈裟，端的還是人，是鬼？」行者笑道：「這夥孽畜，那裡有甚麼火來？你去前面看看禪堂，再來說話。」眾僧們爬起來往前觀看，那禪堂外面的門窗榻扇，更不曾燎灼了半分。眾人悚懼，才認得三藏是種神僧，行者是尊護法。一齊上前叩頭道：「我等有眼無珠，不識真人下界。你的袈裟在後面方丈中老師祖處哩。」三藏行過了三五層敗壁破牆，嗟嘆不已。只見方丈果然無火，眾僧搶入裡面，叫道：「公公，唐僧乃是神人，未曾燒死，如今反害了自己家當。趁早拿出袈裟，還他去也。」

原來這老和尚尋不見袈裟，又燒了本寺的房屋，正在萬分煩惱焦燥之處，一聞此言，怎敢答應。因尋思無計，進退無方，拽開步，躬著腰，往那牆上著實撞了一頭，可憐只撞得腦破血流魂魄散，咽喉氣斷染紅沙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堪嘆老衲性愚蒙，枉作人間一壽翁。  
欲得袈裟傳遠世，豈知佛寶不凡同。  
但將容易為長久，定是蕭條取敗功。  
廣智廣謀成甚用？損人利己一場空。

慌得個眾僧哭道：「師公已撞殺了，又不見袈裟，怎生是好？」行者道：「想是汝等盜藏起也。都出來，開具花名手本，等老孫逐一查點。」那上下房的院主，將本寺和尚、頭陀、幸童、道人盡行開具手本二張，大小人等共計二百三十名。行者請師父高坐，他卻一一從頭唱名搜檢，都要解放衣襟，分明點過，更無袈裟。又將那各房頭搬搶出去的箱籠物件，從頭細細尋遍，那裡得有蹤跡。三藏心中煩惱，懊恨行者不盡，卻坐在上面念動那咒。行者撲的跌倒在地，抱著頭，口分難禁，只教：「莫念，莫念，管尋還了袈裟。」那眾僧見了，一個個戰兢兢的，上前跪下勸解，三藏才合口不念。行者一骨魯跳起來，耳朵裡掣出鐵棒，要打那些和尚，被三藏喝住道：「這猴頭，你頭痛還不怕，還要無禮？休動手，且莫傷人，再與我審問一問。」眾僧們磕頭禮拜，哀告三藏道：「老爺饒命。我等委實的不曾看見。這都是那老死鬼的不是。他昨晚看著你的袈裟，只哭到更深時候，看也不曾敢看，思量要圖長久，做個傳家之寶，設計定策，要燒殺老爺。自火起之候，狂風大作，各人只顧救火，搬搶物件，更不知袈裟去向。」

行者大怒，走進方丈屋裡，把那觸死鬼屍首擡出，選剝了細看，渾身更無那件寶貝。就把個方丈掘地三尺，也無蹤影。行者忖量半晌，問道：「你這裡可有甚麼妖怪成精麼？」院主道：「老爺不問，莫想得知。我這裡正東南有座黑風山，黑風洞內有一個黑大王，我這老死鬼常與他講道，他便是個妖精。別無甚物。」行者道：「那山離此有多遠近？」院主道：「只有二百里，那望見山頭的就是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放心，不須講了，一定是那黑怪偷去無疑。」三藏道：「他那相離此有二百里，如何就斷得是他？」行者道：「你不曾見夜間那火，光騰萬里，亮透三天，且休說二百里，就是二百里也照見了。坐定是他見火光焜耀，趁著機會，暗暗的來到這裡，看見我們袈裟是件寶貝，必然趁闕擄去也。等老孫去尋他一尋。」三藏道：「你去了時，我卻何倚？」行者道：「這個放心，暗中自有神靈保護，明中等我叫那些和尚伏侍。」即喚眾和尚過來，道：「汝等著幾個去埋那老鬼；著幾個伏侍我師父，看守我白馬。」眾僧領諾。行者又道：「汝等莫順口兒答應，等我去了，你就不來奉承。看師父的，要怡顏悅色；養白馬的，要水草調勻。假有一毫兒差了，照依這個樣棍，與你們看看。」他掣出棍子，照那火燒的磚牆上，撲的一下，把那牆打得粉碎，又震倒了有七八層牆。眾僧見了，個個骨軟身麻，跪著磕頭滴淚道：「爺爺寬心前去，我等竭力虔心，供奉老爺，決不敢一毫怠慢。」

好行者，急縱筋斗雲，逕上黑風山，尋找這袈裟。正是那：

金禪求正出京畿，仗錫投西涉翠微。  
虎豹狼蟲行處有，工商士客見時稀。  
路逢異國愚僧妒，全仗齊天大聖威。  
火發風生禪院廢，黑熊夜盜錦襪衣。

畢竟此去不知袈裟有無，吉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